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冷眼觀 第十七回 小司員冒險拜門牆 老中堂薦才遭黨禍

「可巧這一趟差事，是有聖安的，照例直隸總督該派到車站上去伺候行禮。不料……」我聽到這裡，便沒有讓他說完，就接著問道：「仲芳，我一向聽得人說，甚麼欽差出京，沿途地方官都是要請聖安的，也到底是一回甚麼儀注，你可知道麼？」仲芳笑道：『這件事提起來，兒戲得很，也不是一定欽差出京才有。大約是三品以上京官外放，以及各省的學差主考，都可照例有的。聽說是陸辭的那一天，皇上對他說過一句：某人，你此趟出京，所過沿途文武，如要請問朕安，你就代朕回他們一聲朕安就得了。這個不過是皇上敷衍臣下的一句話，軍機處就得即時咨照兵部，兵部就得即時由五百里排遞，通行經過各省督撫，好預備屆時到碼頭上去行禮。我從前也是只聞其名，不知其實。後來還是丹庭兄放過一任湖北主考回來說，我才知道的。但其中還微有不同：凡主考出京，是放到那一省，直至那一省，才有聖安呢！非比別項大員是一出京就有的。向例是主考未到碼頭以前，本省總督、本科監監就早在接官廳上伺候了。及至主考登岸，下了轎，步行到接官廳上靠關牌站著，此時即或是認識的，也不能言語。直候該省文武行過三跪九叩首禮，口中報過某省總督臣某人，某省巡撫兼本科監臨臣某人，統率藩臬兩司所屬文武，跪請皇太后、皇上萬福聖安，那主考回過朕安這一番話，然後才敘舊的敘舊的，說一路辛苦的說一路辛苦呢！小雅君你記著，這就是請聖安的一番儀注了！那其餘還有種官場腐套，叫做寄安，是候主考試畢回京，本省督撫，仍是一樣的在碼頭上照前伺候。等見著面，兩下先說上些叨擾怠慢的話，然後主考換了行裝，臉朝外立下，督撫著公服，也是臉朝外行禮。那其餘的儀節，皆是差不多，不過是一個嘴裡改了寄請皇太后後、皇上萬福聖安。一個嘴裡改了臣某人此次回京敬謹代請皇太后、皇上萬福聖安罷了！但鬧過這儀節，便是有聖安在身，就要立刻起馬，同主考學差奉旨出京，不能攏家的是一個規矩。從此經過沿省各督撫將軍，都要照式寄請聖安，不比考前是有關防的人，不便同外官授受。其實是主考的車子一過了蘆溝橋，就送關節的送關節，交條子的交條子，一個個齊天大聖，大聖齊天了！』

我笑道：「你怎麼說請聖安說得好好的，忽又拉到齊天大聖身上去呢？」仲芳：「哦！原來你不知道。這件事是說的從前有一個人，得了個關節，拆開來一看，卻是『孫猴子』三字。他就盡著一個人嘴裡不住的左也是念孫猴子，右也是念孫猴子。念來念去，卻被鄰號裡一位考先生聽見了，就過去查問是件甚麼事？不意他倒也還老實，竟把如何得關節，如何拆開來竟是『孫猴子』三個字，想來想去，卻沒有孫猴子能上文章的道理，所以在此異常的焦燥，總急切尋思不出一個好妥當主意來。誰知那位鄰號裡考先生，自聽見他念孫猴子，就早有成竹在胸了，便笑道：『我倒有個好法兒，在肚裡決然合式。但是你不能一個人獨得，我可以告訴你呢！』」那人道：『只要你想得出，裝得上，就是多中出一個來，也不占了我甚麼地步。

好在大主考是我舅舅的小門生，即或有點疑惑，諒他也不好意思丟掉我的，你盡管說就是了！」當時那位鄰號裡考先生，見他為人倒也還慷慨得極，且到底關節是主考送他的，卻不過意吃獨份兒，因對他道：『你就不想想那題目是「大哉！堯之為群也」一章嗎？你只要在上講頭上安上個齊天大聖，我也在上講頭上安上個大聖齊天，豈不是彼此都有了孫猴子在裡頭了嗎？也值得如此的聚精會神做甚麼呢？』那人聽了，才恍然大悟。後來聽說是兩個人都中了出來的，還是中的經魁呢！」

我道：「原來如此！孫猴子居然會中舉，怪不得豬八戒要被上海時報館個冷血攔攔他去留留學生了。但是你適才被拿請聖安的話打斷了的那句不料，究竟是袁老先生不料甚麼？」

仲芳道：「不是姓袁的不料，是不料榮中堂剛巧學發濕氣，腿腳不便行禮，就委直隸提督聶功亭到車站上去代請聖安。其時袁廷尉還是一個侍郎銜，所有山東巡撫、直隸總督，又欽派練兵大臣加宮保銜等等的飛黃騰達，這都是戊戌以後一氣呵成的。當日爵位既與榮中堂懸殊，再加懷著這麼一個鬼胎在心裡，且生性多疑，自然是猶如八公山故事，草木皆兵了。及至聶功亭整隊而來，榮祿又適不到，他就更是一肚皮的摸不著深淺，竟疑猜到事機敗露上去了。就即時把那番挺而走險的主意，轉變一個老成謀國的心過來，因想道：怎麼變法圖強，是泰東西一件極文明的事，諸大臣中又沒有顯露甚麼極力反對的意見，何以要叫我用出野蠻手段來，拿兵力去壓制他們呢？莫非是幾個新黨別有用意在內，想乘間煽惑，圖謀不軌麼？此事我總得要通通天才好，別要明天鬧出大亂子來，和尚跑掉了，拉住我沒辮子的人當禿驢用，那才是騎在虎背上不能下虎呢！可不是頑的。因此等候聶功亭行過了禮起來，就一把將他拉到後面去對他道：『功亭，你知道大事不好了麼？現在他們幾個新黨很鬧得利害，我總怕老爺子一時被他們矇蔽了，弄出大事來，怎麼了？依我的愚見，須得好要大家想個法子，趕緊兒清君側之奸，免生肘腋之禍，才是正辦呢！』聶功亭聽了，也很吃一驚，便邀廷尉一同去看榮祿，好公共商議個辦法。當日就一面停止京津鐵路的火車，一面榮中堂就隨袁廷尉進京赴頤和園，籲請皇太后回宮。風聞他們到園子裡陸見的時候，老佛爺正在裡面看戲，聽了這句話，不動聲色，還賞他們每人聽戲吃肉，嘴裡說：『不過幾個小孩子們鬧脾氣，怕甚麼？也值得這樣大驚小怪的幹麼？』這件事敢是老爺子全不知道的。榮中堂恨不得即時就走，見老佛爺這樣從容不迫，心裡直急得如火燒一樣，嘴上卻又不敢說，只得耐著性子，盤著腿坐在下面呆守，三番五次的要想立起來上去碰頭，都被袁廷尉狠命的止住。誰知一出戲還未做完，那裡面的太監已自傳諭出來說：『老佛爺適才借著往後面更衣，業已回宮，叫你們退回防次，毋庸在此逗留。』小雅君，你看皇太后是何等機警，何等從容，這才算自古及今第一個巾幗中的大好老呢！可知從前端華肅慎鬧的那麼個大亂子，同兩次垂簾聽政，反敗為功，不是尋常僥倖可以做得來的呢！豈非本朝厚德載福，消息無形的大憑據麼？不然，何以康梁諸逆的陰謀詭計，怎麼他已得挾天子令諸侯的大權在握了，就可以指日推倒政府，實行排滿革命，誰叫他不遲不早的出了一個林旭，要相信袁廷尉，又偏偏的袁廷尉福至心靈，機關參破，得以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的這麼一干呢？幸而老佛爺做事盛德如天，把搜出來的黨名冊子，連看都沒有看，就投諸一炬。不然，我們老兄還能夠這樣安穩望御史傳到麼？」

我道：「康有為是廣東南海縣的人，我山表兄怎麼能同他認得呢？」仲芳笑道：「天色不早了，我爽直兒告訴你幾句罷！你這個人，怎麼就如同睡在夢鼓裡過日子的？康有為中舉的原名，叫做康祖貽，後來他妄想富有四海，貴為天子，才改名康有為的。一向就文名藉藉，諫阻中東和約一疏，竟被他號召天下士子，同聲響應。事雖未成，然康南海三字，久已膾炙人口。若不是這件事露出馬腳來，誰知他是個壞人呢？這就叫做：

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恭下土時。若使當年身便死，一生忠佞又誰知！

的四句千方百計了。而且他又是翁師傅一手提拔起來的，我們老兄同金壇馮煦，都是出在翁師傅門下。俗語有句話，叫兩隻船合使一篷風，怎麼能不認得呢？所以前年出了搜捕新黨的亂子，我們老兄就由總署戶部調到都察院去候補。不然，各省的海關道同軍機處的打拉密，也不知道已得了多少時了，哪還能再在京裡坐冷板凳，靠人家送那十兩八兩的炭敬銀子養活小老婆呢？」我道：「你們老兄，小老婆也真是多，怎麼一個人就弄上了七八位？而且還都是騙人家做太太來的，究竟成了甚麼體統呢？」要不是我們表嫂利害點兒，那還有屋盛麼？怪不得前年我代你們老兄帶箱子出京的時候，在上海大方棧一見了我們表嫂的面，就拉著我，橫也是說，你表兄弄了許多的臊蹄子，這個吃醋的罪，我是不能受，我是受不了。倒把我沒有醋吃的人，難得勸又不好，不勸又不好，只得在喉嚨管裡哼了幾個是，就被我把這句話像糊差事的一般竟糊過去了。但是你們老兄，幾幾乎入新黨的那件事，要果真照你這樣說起來，豈不是盲人騎瞎馬，夜半臨深池，也算他冒險一次麼？」仲芳道：「怎麼不算冒險呢？但他要比翁師傅，為保薦一個康有為，險得連腦袋兒都丟掉了相較起來，還算是險得上算些兒呢！」我道：「你說話真豈有此理！那裡有皇帝老子殺受業師的道理？你不是越說越好聽了嗎？」仲芳道：「你真不相信麼？我不妨再破點工夫念一件鐵據出來把你聽，你可就明白翁師傅的吃飯傢伙，是真是在頸脖子上已經是幌了幾幌了。若不虧孫毓汶、李鴻章他們幾個顧命的老臣，跪在皇太后面前，沒命的碰響頭求了他下來，莫說是一個翁師傅，就有上幾百個翁師傅，也早做一字平扁王了！」說著，便高聲朗誦道：

聯自受讀以來，翁同龢輔導無方，從未以經史大義剖切敷陳。每日只以書畫古玩，不時陳說。且遇事巧立事機，刺探朕意，稍有不從，翁同龢輒拂然不悅，怒形於色。今春又力保康有為才學勝伊百倍，意在舉國以從。乃康有為大逆不道，已有明征。該翁同龢濫保匪人之罪，實無可逃。前令其休致回籍，事後思維，殊不足以蔽其辜。翁同龢著即行革職，永不敘用，交地方官嚴加管束，不准滋生事端，以為大臣居心險詐者戒。

欽此。

仲芳念完了，又道：「要不是他們拼著身子求，怕在那『翁同龢著』底下，就有下不去的話出來呢！豈不是比我們老兄還要險得加倍了麼？」我聽罷，心裡想道：慚愧！慚愧！翁師傅他還是我父親王子北闈同年呢！同張之洞、許庚身、孫毓汶諸人，都是呂賢基做大總裁那一榜中出來的，怎麼就單揀他老人家一個人這樣的不好結果呢？難怪我上回由北京回來去看他的那年，把名刺生了毛，都沒有見得著。我當時並很怪他，任憑分隔雲泥，也不配待年家子這樣的薄法，或是疑心我是個冒充的，所以總是不肯接見。現在想起來，敢是為的這件事，心裡有點不大快活，不肯見我，也未可知呢！

仲芳見我骨都著嘴，並不言語，他又接著道：「唉！說起來卻也可憐人子的。我們中國人就是這樣的不好，專門會跟著人家攆敗雞子，聽說沒有下這道革職的上諭以前，竟很有幾個揣摩時事的京官，交章參他甚麼『一不飲酒，二不見客，三不寫字，四不出門，深居簡重，意欲何為』那些文致人罪的話呢！還有人說，是上頭授意下來的。究竟到現在，也沒有人知道著實是不是的呀！」我道：「那麼，豈不是同參和坤的一件事差不多了麼？」仲芳道：「和坤是件甚麼事？你說說把我聽。」我笑道：「好好！好！你也有肚裡不知道的話了，可知一個人是學問之道無窮，任憑宰相肚裡不懂得的事，種田的老農倒反能知道卻多的很呢！相傳和坤為人，奸詐無比，心懷不測。老皇帝一晏了駕，新主就想借事去辦他，無奈廷臣不是他的羽黨，就是被他積威所致，莫敢誰何。於是授意言官，叫他們揭參和坤的壞處。一時翰詹科道，六部九卿，都聞風興起，迎合上意。誰知眾人所上的參折，竟有多數留中不發，內有幾件參得和坤極利害的，倒反批駁下來，交部議處，說他們擅議大臣。其時議論紛紛，莫衷一是。也有說他神手通在，有了特別運動的；又有人說他是先帝的舊臣，今上不過一時氣忿而已，哪是真心想去辦他呢！不料皆是刁三不著兩的話。當下有一個小小的給事中，竟被他用了十六個字的考語，就將和坤一顆繞腮胡髭的腦袋搬掉家了。」仲芳道：「他用的是兩句甚麼話，就有這等的力量呢？」

我道：「他用的是『禹堯在位，尚用歡兜；大舜登庸，先誅苗鯀。』把先皇帝比做堯，新主比做舜，和坤比做兩個極壞極惡的兜、鯀，其得竅全在先皇帝知而不殺，實無以傷先帝之明。新主知之而殺，正所以為新主之決。三面都被他說得十全全美的，所以同原論赴投原鑽的一樣，一開就上了。」仲芳道：「你家裡可有和坤的小照麼？」我被他猛然這一問，倒把我問癡了，只得應道：「我家裡沒有呀！你忽地問這一句話做甚麼呢？」仲芳又道：「你家裡既沒有他的小照，何以能知道他是繞腮鬚髭呢？」我笑道：「這不過是句頑話罷了！我因為看見做戲上是唱到奸臣的戲，都是一律的白鼻樑，繞腮鬚髭，所以我就隨嘴說出來。你也拿他當句話來問我，真是問得有趣了。」鐘芳聽了，也自覺問得無味，笑將起來。我道：「別的話我們也不說了，但是你左一個袁廷尉這樣，右一個袁廷尉那樣，假如有個搬老婆舌頭的人，傳到他耳朵裡去，或是被小說家編上小說，一經被他看見了，又怎麼了呢？聽說他那個人很是個恩怨分明的大丈夫呢！豈不要尋根究底，來同你過不去麼？」仲芳笑道：「昔宋唐介上疏醜詆潞公，而潞公堅請召介還朝。寇萊公數短王文正，而王文正薦准愈力。袁廷尉不是個恩怨分明的大丈夫便罷，倘真是一個恩怨分明的大丈夫，知東西各國言論自由，是我們國民的天職，連政府尚不能干預，何況我所談者，在公而不在私，是國事而非伊家事，或不至因此包藏宿怨。設更引我為知己，亦未可預料呢！」

我們兩人正在那裡高言闊論，說地談天，忽然瞥見一個風格翩翩的女子，衣衫素雅，態度輕盈，適打從我所住的官艙房門口經過，陡立住腳，探身朝裡一望，見仲芳是面朝裡坐的，他就有意無意間，衝我秋波那一轉，覺得一種似笑非笑，瓠犀微露的神情。令人看著了，不禁蕩心動魄。我心裡急轉念道：天下哪有良善女子在客路裡，同人一面不相識，竟會無端用情的道理呢？古人說，甘言卑詞，尚是誘我之具，何況這尤物妖姬，豈不要更加一等了麼？莫非是湖海上一份子生意罷！我且休要管他，只爾為爾我為我就是了。天下決沒有不割口子會上刀傷藥的事。想到這裡，我就笑他把一顆萬丈情絲的心，平空放下。彼此又坐了一會，仲芳掏出表來，看了一看道：「時刻不早，已有三點多鐘，快開飯了，你安息一刻兒罷！」我忙應道：「日間我是沒有睡得慣的，你我親戚，卻是難得常會面，就多談一會兒也要緊甚麼呢？」無奈仲芳說：「今天夜裡還要辦事呢！下午不睡覺，人要沒得精神的。」剛要別我轉去，忽聽見艙面上叫人鐘叮叮的響了幾聲，仲芳怨道：「那倒頭鐘又敲了，不曉得又喊我做甚麼呢？」

原來洋人是喊甚麼人，就敲甚麼鐘，凡細崽買辦都有分別的。他們聽慣了的人，一到耳朵裡，就知道這是叫誰的了。不意話猶未了，只見一個小茶房走來，對著仲芳道：「口又喙，那處沒尋到，口又喙，你先生還在這裡，娘個細劈，船主叫請買辦呢！快點兒上去罷！口又喙，細劈急的狠呢！」仲芳聽了，便隨著那寧波老，三步兩步的走去。我也掩好房門，靠著一扇百葉窗子旁首的格鋪躺下。

忽聽見隔壁房間裡洋錢聲響，忙著伏下身子，拿眼睛套在板縫邊一望，原來就是打從我門口經過的那個標緻女人，盤著雙搭膝，在被單上攤了好些洋錢，用一條元色縐紗的裙角，在那裡一個人有心有腸的揩抹洋錢上兩面印花。揩好了，又五十一封，五十一封拿了好些舊字紙包起，對著笑了笑，便放在一方小枕頭拜匣裡。又寧著神朝外聽了聽，也和衣睡下。嘴裡還聽得他低低的罵道：「耐格滑頭，碰著子你，要算耐格時運哉！」我聽了不解所謂，但覺那副媚骨天成，令人可愛。雖在罵人之時，亦不害他的本來妖豔，始知王嬌、鄭旦，非畫工所可得而傳的。不禁已死春蠶，情絲又起，未免在那裡一個人顛倒亂想。幸被窗口幾陣習習清風，同那江濤怒湧如在枕邊咽過的聲音，竟把各種妄念，輕輕洗脫。不一刻工夫，究係夜間欠困，不覺漸入睡鄉。後雖微聞外面略有嘈雜，然事不關己，任他石破天驚，也就不在意了。

及至一覺醒來，那百葉窗口的西曬日影射得我滿身皆是。船上的汽笛又嗚嗚的響了兩下。忽聽仲芳走來敲門，說是：「快要到鎮江了，你還不趁早收檢行李，回來人多手雜的，防備失落了東西！」我聽見，趕忙的一骨碌爬起，開了房門，頭一句就先問他：「昨夜外國人喊你，是為的一件甚麼事？」仲芳笑道：「說給你聽，倒也好頑子的。昨天我們船上，上來一位通州客人，是同船主在美國大學校同過學的，來時我並不知道，他也沒來拜過我，不曉得昨兒晚上，怎麼樣同你住的這間壁房裡一個蘇州娘娘們，弔膀子弔來弔去，竟把他的四百塊洋錢弔去了。不曉得怎麼，他又心痛起來，就在我們船主面前扯了一個大謊，說是有幾百塊洋錢，在本船上遇銃手銜去了，請船主喊買辦來替他查查看。所以我們船主就立時喊我去，叫帶著通班的茶房水手趁船還未到岸，照著他所指的地段數目，挨排的去搜一搜。倘能搜著了，或者賞那銃手幾塊子錢也使得。我當時已答應著下來了，他忽又喊住我道：『這是我的舊朋友，他們倒業已這樣不分疆界了乾了，要是那起搭客，還不受他們任意囉唆麼？明兒招商局輪船的名譽，豈不要送在幾個銃手手裡嗎？你總得乘此利害辦一辦！』那時，我卻報復了他一句道：『怎麼搜，怎麼辦，我都理會得。但是鬧出意外的亂子來，卻莫要又去抱怨我就是了！』船主雖然明知我這句話，是回駁他昨天那段言語的，卻沒答我甚麼就進去了。小雅君，不料洋錢搜倒被我搜出來了，就是那個婆娘，說出幾句輕如鵝毛，重似泰山的話來，即我生了十六隻手，也莫想拿人家東西得動。」

我忙問道：「他說的是幾句甚麼話？會把你這樣的一個大好老嚇得縮手縮腳的？」仲芳道：「他說是『身邊洋錢，出門的人誰沒有？就是錢的數目也會湊巧相同的。只有那洋錢上的圖書花押，是各人有各人的暗號。拿出來，一千個人裡頭，都難得有一個同樣的。叫我轉問那位先生一聲，他所失的洋錢，可有甚麼戳記？說明了，好大家拿出來對一對，免得指鹿為馬的亂賴。』誰知那客人還沒有等我開口，就早已指手畫腳的嚷道：『我的洋錢是一律通州大生紗廠裡的。生字圖記，共計是四百塊，分為八包。你們諸位不相信。生字圖記，共計是四百塊，分為八包。你們諸位不相信，候搜著了看一看，就明白了。』那婆娘等他說完，笑道：『耐格閒話，大家聽見哉！佢身邊格洋錢，數目也是四百，攏總也是八包。但是佢格洋錢，是零零星星積起來個，勿是啥今朝拿來二

百，明朝拿來三百，有啥一色個圖記，只要小錢莊浪先生說勿銅就罷哉！亦有個洋錢才是捉生活（做繡貨俗稱）來個，所以就用舊賬簿包起來，想來也可以做佢的招牌。』一頭說著，一頭就把他牀上的一個枕頭箱子打開來與大家看。我當時曾經走近前去數了一數，確是四百元，但只沒有那客人所說的生字圖記。且這婆娘身上，不曉是灑的一種甚麼非蘭非麝的香水，沒命的朝人腦子裡鑽，叫人家聞著了怪心軟的，我就頭一個不情願替他查這件無頭的案子。再去看那客人自己，也是睜著眼，張著口，露著一嘴紅綠牙穢堆嵌起來的蛀齒，望著那洋錢一言不發。過了好一會，又聽那婆娘輕言巧語的道：『各位叔叔伯伯才看見哉！今朝碰著子侄，倒是指鹿為馬，要算佢個勿色頭，佢也有句閒話交代明白子。個種世界，真正人心難測，烏眼珠看見白銅錢。佢是女娘家，出門出路，歸格客人，朝子佢忒出子眼睛，像煞有介事。假使有啥三長兩短，佢是要同佢耐算賬個！俗語說，財勿露白，要到子尷尬個時候，倒說佢是謾藏誨盜。佢個銅錢，是推板弗起個。』我先聽他說指鹿為馬，已經有點吃驚了。現在又聽他說出這謾藏誨盜四個字來，知他不是個尋常女子，也就不敢深追了。」正是：

世界愈新愈變局，

江湖越老越寒心。

要知此事如何，下回書中交代。